

新 生 著

的新民主主義

茅盾等著

上海新生書局

目 次

一 新民主主義的文學	史 明	一
二 民主運動中的文藝工作	岳 沙	七
三 怎樣研究文學	林志石	一〇
四 文藝創作與生活實踐	楚 阳	一四
五 通俗文學運動	馮 駕	二七
六 從大眾語說到通俗文學	柳 衡	四〇
七 關於目前文學寫作的幾個問題	茅 盾	五二
八 怎樣接受文學遺產	任白戈	五七

一 新民主主義的文學

史 瑞

二千年來中國歷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一個空前偉大的人民革命，已經得到決定性的勝利了。千百年來被壓迫，被奴役的工農大眾正在翻身。封建買辦制度將被連根拔起，法西斯帝國主義的惡勢力，將被澈底剷除。人民用自己的力量來掌握歷史的方向，來創造自己的世界。在這個新的時代裏，人民不但要求，而且已經在建立起自己的文化。

由於中國環境的特殊和歷史發展的要求，新民主主義已成為達到社會主義堂堂的一條必經的道路。新民主主義的文學，是為了實行新民主主義這個政治目的而服務的文學，它的任務，是在藝術形態的領域內為新民主主義的澈底實現掃除障礙。

新民主主義的文學，是以無產階級思想和馬列主義藝術觀作為領導的，是文學上的廣大的統一戰線，是廣泛的意義上的民主主義聯合陣地，它歡迎促成各個革命階層的團結，主要地為工農服務的一種以反帝反封建為內容的文學。

所以，新民主主義的文學，決不是將小資產階級的文學從寶座上拉下來，放在腳底下踐踏他。（除了那反動派的以外）因為小資產階級是革命同盟軍之一。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作家，在反帝反封建的戰鬥目標下所產生的作品，也仍為人民所歡迎。而且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在「文藝大衆化」的實踐中，有著它的啟蒙作用。

新民主主義的文學，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任何形式的文學創作：主要的是那些為封建獨

裁，官僚階層茶餘酒後無聊消遣的御用封建文學，和那些爲圖一己私利，出賣民族國家以供洋大人解悶的洋奴文學。要與這奴才走狗和這些奴才走狗所擁護着的法西斯帝國主義封建官僚專制的思想作鬥爭，是一件艱苦的長期工作。必須團結更多的力量。因此，新民主主義的廣大統一戰線，是放在廣大的羣衆基礎上，聯合各階層的文藝鬥士，爲新民主主義的澈底實現而奮鬥。

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學這名詞，不是文學方法，風格，形式上的派別的稱呼，而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思想在文學領域上的標識，它強調着文學，社會意義，馬列主義的藝術觀，給新民主主義確立了它的社會意義。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學，也是反映社會生活與社會意義的一種藝術形式。文學，尤其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學，除了反映種種色色的豐富的社會關係外，同時它也要在社會發展，階級鬥爭以及階級利益的衝等等當中，發生它積極的作用。這裏，新民主主義文學與同時代的新民主主義政治是必然地緊緊結合的。只有那些資產階級的文學家藝術家，才提出「爲藝術而藝術」的理論。他們不但把文學藝術的政治傾向這一概念庸俗化了，而且把他視爲一種反藝術的「傾向」。

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傾向，並不是一種抽象的「傾向」，而是內發於現實生活的。恩格斯說：「傾向本身必須由表情與動作來產生」。同時特別地指出：「如缺少了這個，作家是不應當把他所描繪好的社會衝突的未來的歷史的解決，以現成式提供給讀者的」。新民主主義文學的政治傾向，跟它的文學創作的結構，成爲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的整體。人物與故事的正確描繪、事物細節的真確性，所有這些現實革命的特點，正是在於和政治傾向的結合中，才具有它正確的意義。

這裏所意味着的「新現實主義」，卽是以新民主主義爲內容的現實主義，它與批判的現實主義有着顯著的不同。第一在於新民主主義思想藝術的化身，優良的人的性格的描寫——即新民主主義思想

之藝術的體現，是批判的現實主義所敵視的。批判的現實主義的內容的狹隘性，成爲它創作方法上的一大弱點。即它的現實的藝術反映與社會思想的分離。它不能在所暴露的現象之中，尋知那本質的新的一面。新民主主義的現實主義，正由於它在現實的內心，把握住歷史發展的重心，正由於它現實主義的方法，它一定會成爲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建設的參加者，所以，新民主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家，才真正地稱得起「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其次，新民主主義現實主義與批判的現實主義所不同的特點，在於人類美德與社會情況的藝術的描繪，樂觀的人生觀的肯定。生活本體在新民主主義的環境當中，表現出了許多人類的優點和新的環境的優點。所以，它的藝術文學反映，就與純否定的批判現實主義的一切文學藝術迥然不同。

爲使各階層的民主鬥士。以及工農大衆都轉到爲新民主主義的實現而鬥爭，關於他們的生產力的發展，他們的偉大的公民心理，他們的愛國主義，他們的軍事勝利以及革命的英雄主義等，所有的這些人民的高尚的美德，就規定了新民主主義現實主義的人道主義的意義，因爲新民主主義的最後一步是跨進了社會主義的緣故，我們看高爾基對於人道主義是怎樣說的：「我們爲命中注定滅亡的世界的裁判者，爲主張真正人道主義的人們——即革命的無產階級的人道主義。人道主義，是歷史上所稱而將全世界勞動從嫉妒，貪妄，庸俗，愚昧之下解放出來的一種力量，是將許多世紀以來長久的人們的勞動從醜惡，從一切畸形下解放出來的一種力量。我們都是私有財產及無產階級世界可怕而且卑鄙的上帝的敵人，是這種上帝的宗教所批准的個人主義的敵人。」

由於新民主主義現實主義有着一種人道主義的特性，同時它也就規定了藝術上浪漫主義的關係。所以新民主主義的現實主義，它不但利用新的形式繼續沿着以前的現實主義的路線，並且也將浪漫主

義與新民主主義主人們的感情，憤怒，包括在自身之中，因為浪漫主義也是可以為這一個對現實的積極的宣傳者的，為從事勞動及意志教育的宣傳者的，為這個它的新的形式創立的鼓舞者的，而對舊世界仇恨的。自然，這些所指的是那積極的「浪漫主義」，決不是企圖使人類與現實調和，束縛他們，或把他們從現實中引誘出來而到主觀的和狂想的世界中去的「消極的浪漫主義」。「積極的浪漫主義」能加強人們生活的意志，在他們間煽動叛逆以反對現實，反對壓迫他們的一切東西。它是充分地具有人民大眾性的，和「消極的浪漫主義」之具有資產階級性相反。

提到「人民性」，新民主主義文學中的人民性，它非但與舊民主主義文學中的有影無形的人民性不同，它同時與社會主義文學，共產主義文學中的人民性也有意義不同的地方，列寧在和克拉拉，蔡特金的談話中這樣說：「藝術，它的最深的源泉，應該是出自廣大勞動羣衆的最底層。它應該是為這些羣衆所瞭解和為他們所鑿愛的。它應該將這些羣衆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聯合起來，並把他們提高起來。」自然這是最人民的，是真正人民的文學和藝術。可是我們在新民主主義的文學中對於「人民性」的理解，還有另一個意義。

既然新民主主義的文學不僅是指工農兵大眾的文學，那麼它的「人民性」，也不應該除了工農兵大眾的文學外，就沒有「人民性」。在文藝統一陣線的目標之下，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文學，也為人民老百姓所喜好，那自然也應該承認它所具有的「人民性」。

所以新民主主義文學中「人民性」可以分二方面來說：即直接形式中的人民性，或具有或多或少的複雜的直接環節的間接形式中「人民性」。

我們在什麼地方可以觀察到表現直接形式中的人民性，和正像它原有形式的人民性呢？這首先表

現在這樣一些所謂人民創造的作品中，這些作品特有的力量和真實，表現出某一定人民集團在它發展的某一定歷史階段上的思想，情緒，願望以及思想與感情的總匯。正如高爾基所說的：「在他對自己的命運的埋怨中——可以聽見整個小俄羅斯的怨聲；在他關於哥薩克人的命運的回憶中——你能感觸到對於個人的人民的回憶。」只有從工農兵大眾中成長和提高的作者有這人民的集體意識存在，才不致將牽強附會和自己孤立的體驗（即「主觀的附加物」）表現出來。這裏他暴露出來的，表現出來的，描繪出來的自己的情感，思想和願望，也即是整個被奴役的人民的情感，思想和願望。

新民主主義的文學，在容納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文學的原則下，一種間接的人民性，就自然而然的以複雜的形式存在着，表現出來。所謂間接條件，就是階級，時代，作者的創造性。由於這階級偏見的矛盾，由於「人民性」尺度不够正確運用，使許多偉大的作家受過冤枉的誤解。固然，用階級出身來衡量一個作家的「人民性」是對的，因為一個從人民當中出身的作家，我們過着同樣的生活，深知道他們的生活與艱苦，就會把人民性帶到自己的創作中來。但是新民主主義文學中的人民性，不局限於此地，它是更廣闊，更重要的。顯然，今天只表現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艱難困難問題是不夠了。它應該表現出人民的自覺性。這自覺性，就是革命小資產階級的作家雖然沒有直接地跟人民接觸，可是他們從外面，把他們整個的創造思想都獻給了人民，他們從人民中吸收整個的創造最偉大的源泉，他們經常以百倍的東西還給人民，拿出崇高的創起思想所豐富了的，拿出全人類豐富的藝術文化所教育出來的自己天才的創造物來還給人民。

所以不僅那些直接來自人民的東西，我們應該稱為是人民性，就是那些爲了人民的東西（甚至是從外面輸入的），也是人民性的，因爲在這裏，我們感覺到人民大眾的永不停止的生命的氣息，及人

民大眾的強有力的創造的影響了。

基於上述的幾點新民主主義文學的特性，我們再談一談它的具體中心內容。新民主主義的文學應該強調的是它的無產階級思想的領導，主要地為工農兵服務，以澈底地反帝反封建為它的內容。今天可以分做二個地說；在一小部份的地區上，土地正在翻身，人民正在掙扎，正在敲碎镣铐，所以土地改革仍然是革命的中心問題，成為澈底摧毁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基礎的直接任務的時候，新民主主義的文學仍不能不以農民土地改革的利益，作為它反帝反封建的具體中心內容，反映這個鬥爭對於整個社會的關係和其變動，改變人民傳統的社會關係觀念，澈底揭發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罪惡，消除一切和平合法的幻想，堅強人民對於這鬥爭的信念，描寫那不屈不撓的鬥士，和在這鬥爭中成長的一切新生的東西。這些都是這一地區的重要問題，在另一廣大的地區，那裏土地改革運動已經得了成果，人民已完全翻身了，站了起來，新的人民，新的社會和新的生活蓬勃地成長，所以描寫新社會的生活和鼓動生產，尤其是集體的勞動社會等等都成為它的最主要的課題。

新民主主義文學，它具有這樣廣深的內容，它在人民革命的怒潮中，成為人民隊伍先鋒的旗幟，將開始它更輝煌的發展。

一 民主運動中的文藝工作

岳沙

文藝，是爲人民大衆服務的。今天，人民大衆正在爲爭取民主而奮鬥；文藝，也就應該服務於當前的民主事業，成爲整個運動中的一支力量。

人民大衆不僅僅單純地要求政治上的民主，同時也要求經濟上的，以及文化上的民主；所以，今天的民主運動，也就是人民大衆要求全般翻身的歷史性的偉大鬥爭。

政治上的民主運動，是要推翻專制，獨裁，貪污，內戰的局面，給人民以應得的自由；經濟上的民主運動，是要消滅壟斷，剝削，盜竊，殘害的制度，給人民以生活的平等；文化上的民主運動，是要肅清奴化、迷信、愚昧、御用的醜態，重新建起民族的，科學的，大衆自己的文化生活。

政治上的民主，和經濟上的以及文化上的民主，不是各個孤立的；相反地，倒是互相聯繫，乃至互相結合的東西。比如展開在各地的反惡霸，反特務，反漢奸的鬥爭，以及實行普選，生產互助，改造學習的運動，每一種都包含有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共通意義。總之，一切都爲了民主，一切也都爲了翻身。

文藝工作，在爲人民服務的總路綫下，第一個任務是：去盡情地暴露反人民反民主的種種黑暗陰謀，魔鬼們如何地在血淋淋咀嚼人肉，如何地在企圖繼續滅絕人類的天性，顯出荒淫無恥，人類醜惡的一面。第二個任務是：去給人民大衆申訴出重重痛苦，被壓抑，被迫害，被殘殺所引起的焦躁，憂鬱，以至悲憤的，人類苦難的聖潔的一面。但是如果我們認爲文藝的任務祇此而已，那是會犯錯誤

的。文藝的主要任務，不僅僅作消極的暴露和申訴，而是積極的參加鬥爭，作爲鬥爭的武器去出現在民主運動中。

鬥爭的文藝，應該使文藝的本身和戰鬥的實際行動相結合，去刺激魔鬼，去澈底消滅痛苦的一切根源，用你的筆觸，用你的理論和創作，去推翻千萬年壓在身上的苦難，使大衆掙脫鎖鏈，翻轉過來。這就是說：雖然你得暴露醜惡，但必須進一步去消滅這些醜惡；雖然你得申訴痛苦，但必須進一步去解決這些痛苦。最明確地說：我們的文藝，要去破壞罪惡，同時要去創造幸福。

我們不但描寫農民憂鬱的顏面，拖着沉重的脚步和衰老的耕牛在鞭策下喘氣；還應描寫農民們以粗黑的手臂，高舉着鋤頭鐮刀起來反抗，忿怒地走向豪貴者的殿堂，去打碎他們的鎊鍊，那更有力的一頁。我們不但寫出工人們蓬頭垢臉地在機械房過着似驟也馬的生活，還應寫出工人們在罷工集會上地烈地呼喊，和戰鬥地前進，去解放自己，那更緊張的一幕。我們不但去寫士兵衣不蔽體，骨瘦如柴地在夏午的烈日下被迫做自殺性的內戰；同時也得寫士兵們的怒目掙拳，向壓迫他們的上司譴變，去毀滅罪惡流治，爭取民主自由的情形。祇有這些，才是值得特別加以注意的，文藝上更現實的題材。我曾經親眼看到幾千個農民，在用集體的力量，毀滅一塊千百年來像巨石般壓在他們頭上的磚石，那磚石上記載着的爲奴隸的佃農們應該向那些吸血地主所負担的，法律以外的各種苛刻條文。我爲他們的偉大的力量而驚異而贊歎！我又爲他們的獲得翻身而受到無上的感動。文藝，就應該去發揚這些行動，進一步去更廣泛地組織這類行動。

人民大衆正匯集了漫長的行列，先導着爭取民主的大纛，在進行歷史上最偉大的生與死的鬥爭。文藝工作者應以「眞僞不二立，美醜不二立，善惡不二立」的天經地義，一躍而起，投入到大衆的行

列中去，共同掙脫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各種桎梏，求得人類澈底的翻身。以大眾的一員，通過創作去正確地引導鬥爭的方向，改正鬥爭中某些可能的錯誤，然後緊緊地把握必然的一定到來的勝利。我們去為人民大眾創作，首先應該絕對避免隔岸觀火式的旁觀態度，將自己與大眾離，僅僅表示了某些限度的同情而已。必須承認自己是整個行列中的一份子，將自己的生活意識，思想感情完全溶化在大眾之中。除了為大眾創作之外，同時也得適當地幫助提高人民大眾自己的創作；但這絕對不能以你自己殘留的尾巴帶過去，使他們感受你小資產階級落後的某些不良影響，以致大眾的創作在本質上起了變化。

為了使你自己以大眾的一員去為大眾創作，並適當地幫助提高大眾自己的創作而不使變質；那必須你首先有向人民大眾學習的決心，去向大眾學習生活的實際經驗，和思想的具體形式。

人民大眾具有對自然鬥爭和對社會鬥爭的各種實際經驗。由於他們生活的無比豐富，所以他們的經驗也是無比的淵博，值得我們去體驗，去學習的。並且和生活相適應的，還有着大眾自己的思想形式，這種形式也是非常豐富，而且非常有力的。我們自然可以從日常生活去領受，去攝取；同時再可從民間文藝的各種形式和內容中間去發掘和發現的。民間文藝中保存人民自己的語言藝術，足以豐富我們貧乏的語彙和枯澀的情感。祇有這樣真正能够做到向大眾學習之後，才談得到為人民大眾作有効的服務，和幫助提高人民自己的創作，最後才百分之百的完成文藝工作在民主運動中的必要任務。

三 怎樣研究文學

林志石

在沒有研究文學以前，我們先要明白什麼叫文學，因為對於一種學問。我們一定要明白了牠的定義以後，才可以開始着手研究。

什麼叫做文學呢？答案是很多的，但正確的解釋却很少。一般的說來，當以蒲列漢諾夫的解釋為最可靠。他所作的雖只是藝術的解釋，但文學是藝術的一部門，當然也可援用。他說：

「藝術是表現人類的感情和思想的，不過這種表現，並不是抽象的表現，而是用活生生的形象表現的。這就是藝術的主要特質。人們受到周圍現實環境的影響，而在自己的內部，重新喚起他所經驗的感情和思想，然後用一定的形象把這種感情和思想表現出來，這就是藝術。」

因此我們可以概括地給文學下一個定義，那就是：凡是用文字作一定的形象，活生生地表現出自已所經驗的感情和思想的，就是文學。

文學是社會的產物，從文學作者手裏創造出來的作品，不論那一篇，都有他的社會根據，絕對不會和社會絕緣。同時，也正因為文學是社會構造的上層建築，所以當整個社會構造起了變動的時候，文學也不能不隨着變動；更因文學是社會意識形態的反映，所以就是社會構造已經起了動搖却還沒有瀕於崩潰時，文學作品中也往往早已預示出了舊社會的必然沒落和新社會的必然成長。

我們考察文學發展的過程，必須和社會發展的過程聯繫起來看，決不能把文學當做一種孤立的東西。過去社會的發展，根據社會生產方法的不同，大致可以劃分為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

社會。文學的發展也可以根據社會的發展階段，同樣地分為古代文學、封建文學、和資本主義文學。

關於古代文學，我們可以把希臘的神話，荷馬的史詩，和我國的詩經為代表。封建文學則以十九世紀以前和我國鴉片戰爭以前的作品為代表。資本主義文學則以十九世紀以迄現在的作品為代表。至於未來的文學，則不用說一定是社會主義文學了。

文學既和社會有着不可分離的聯帶關係，所以牠和社會科學及其他科學就都保有着相當密切的關聯。一個研究文藝理論的人，他必須有社會科學的素養，倘若他對社會科學毫無研究，那他根本就不能了解文學，更不必說成為文學作家了。

那麼，研究文學的人，他應該具備那幾種其他科學的智識呢？我以為：第一、為了學取進步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使作品的主題正確，他必須具備有哲學的基本智識。第二、為了了解社會意識，他必須具有社會意識形態學的基本智識。第三、為了了解現代社會的本質，他必須具備有經濟學的基本智識。第四、為了了解社會發展的過程和當前政治的演變，他必須具備有社會學和政治學的基本智識。有了這些智識作基礎，然後再去研究文學，便可以左右逢源，措置裕如了。

研究文學最好先從文藝理論入手，因為這可以增加自己對於作品的認識和鑑別的能力。一切關於藝術論的書都要讀，托爾斯泰的也好，居友的也好，蒲列漢諾夫的也好，盧那却爾斯基的也好，儘管牠們的內容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但你可以從比較的研究中，求得綜合的結論。到底誰是有社會根據，誰最接近真理？

讀完了藝術論的書籍，第二步便應該讀文藝思潮方面的書，研究文藝思潮和他的各流派，最好把各派的文藝理論都讀一讀。這以後，再讀文學史。單讀文學史不免乏味，而且文學史上所敍述到的作品

家和作品都很簡略，不足以窺見每個作家的生平和思想。我從前讀文學史，是以文學大綱作底本，在讀到一個作家的時候，便去找這個作家的詳細傳記和別人研究他的論文看，然後再去讀他的全部著作。這樣的讀法我個人很覺有興趣，所得益處也很大。

不過這種從上而下的順的研究法，有人也許覺得太麻煩，太費時費事，尤其是一般業餘自修的讀者，一定要說我們沒有這許多閒暇的時間，去研究離開我們需要太遠的古代。那麼，我就來橫斷一下罷。你可以在讀完進步的文藝理論書籍以後，就去研究近代文學，將來如若自己要求深造，然後再從下而上的逆上去，一步步研究。這樣的研究法也有一種好處，就是近代的社會生活比較容易了解，而且近代的文學作品對於我們興趣也比較濃厚。

我們研究文學，當然不以閱讀他人的作品為已足，一定自己也想動手寫。因為人是感情的動物，內心總有一些情緒，要想吐露出來，給他人知道，引起他人的共鳴。研究文學而不同時寫作的人，恐怕千中也難得一吧！事實上，很有許多感情特別豐富的人，在對文學還沒有充分研究以前，就已在動手寫作了。不過寫也有寫的方法，所以關於文藝創作方法一類的書也都應該一讀。寫得好不好倒是另一問題，首先要問的是你寫作時到底站在那一面。高爾基說：「真實有兩個，一個是臨死的，腐爛的，發臭的；另外一個是新生的，健全的，在舊的真實之中生長出來，而否定舊的真實的。」你是站在前者一方面呢？還是站在後者一方面呢？這是每個初次寫作的人不能不有所抉擇的。

研究文學和從事寫作，都不能離開生活的實踐。要理解一篇近代的作品，縱使充分的具備有文藝理論方面的知識，但若不能從生活的實踐中去把握，那就完全落了空。至於寫作，那更不能不有實際生活的體驗，因為嚴格地說來，一篇作品的內容就是生活的內容，沒有豐富的生活經驗，而只是堆砌

詞藻，搬弄公式、術語、那不僅自己要感覺空虛，就是別人也要感覺厭倦的。

現在有福氣研究文學和能提筆寫文章的人，大抵出身於小資產階級。生活範圍的狹小，限制了視野的擴展和題材的發展。因此，除了一方面忠實於本身的生活，並謀澈底了解自己生活層的特徵外，更應多方面的去和不同階級的人物接觸，以謀了解他們的生活。因為階級不同，不僅在內部意識上，有著顯著的差異，就是在日常生活情調，生活習慣和口頭用語方面，也都存在着不同的痕跡。你應該設法去和工人農民兵士接談廝混，用心了解他們的生活；應多多參觀學校、工廠、礦山、農家、兵營、寫字間、貧民窟以及妓院、監獄，探究生活在裏面的人們的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感情；應常常駐足看街頭發生的衝突，在電車中和戲院內，耐心讀社會新聞、特寫和地方通訊等等，明瞭在社會各階層的生活中，存在着那麼多的悲喜劇。這些寶貴的生活學習，不僅在你研究文學時，可以幫助你得到更深的了解，而且還可擴大你的視野，供給你豐富的寫作材料。

許多人都以為文學是文人的專業，這實在是一種很錯誤的見解，並且是舊的傳統的成見。這種錯誤見解的流行，往往使得許多很富於文學思想口頭上能說出富於文學趣味的話的人，也都不從事於寫作，這真是文學上的一種很重大的損失。時至今日，已經不是吟風弄月的時代，誰都不應把文學看做是文人的專業；而且以文人自居的人，生活範圍一定很狹小，不能寫出內容豐富的文學作品。所以我們現在應該竭力鼓勵一切不是文人的人都來從事寫作，尤其是在工農大眾中間，我們更應盡力教育他們，使他們能够把寶貴的生活經驗寫將出來。

四 文藝創作與生活實踐

楚陽

生活的最原始的意義，是極單純的——那便是「勞動」和「生產」。人類最初征服自然，獲取物質資料，藉以維持生存，這是生活的內容，亦即是社會進化的動力之根源。作為社會發展的形態之一的「文化」，成為人類生活的重要因素，無非由於生產發達和勞動分工的結果。

「藝術」是文化型式之一，它起源於勞動，而和生活結了不可分離的關係，這不獨是古代社會史中明確的事實，現代科學的美學者更從而證實了的。公認的最早的藝術——便是詩歌，甚至有人說詩歌的發生還先於語言，因為語言的產生出乎勞動的要求，而由聲音構成；最初的詩歌不過是一種「聲音的韻律」，一種呼出「勞動的韻律」的聲音。「伏爾加船夫曲」中的「喲喲喲喲」，「日出」中的「打旁歌」，這類勞動的歌聲，我們隨時都可以從現實生活中聽到，實在是不必追究到原始的野蠻人去的。現今我們尚可從古代遺留下來的洞窟裏看到極其粗簡的野牛或鹿影刻，那還是狩獵時代的蒙昧的先民為了教育獲取獵物而影刻的。舞蹈的形式也脫胎於狩獵的動作或者部落的戰爭的集體訓練。尤其饒有興味的是：「在那以原始的勞動為技術，而奴隸所有者和奴隸的階層分化還沒有表現得怎麼尖銳的古代，勤勞者們的口碑的藝術創作，用神話和傳說的形式，創造了依於言語的繪畫的輝煌的模範」。（高爾基）詩歌和神話二者可以說是在文字尚未發現以前就存在着的文學。構成現在意義的「

文學」的必要因素的文字，雖依存於語言，亦由於生活的需要所產生，乃作為勞動的生產的紀錄而出現的；從中國古史的所謂「結繩記事」和埃及的象形文字可以取得說明，我們的考古學家在近二三十年所發現的「甲骨文字」的研究，給了更多的解釋。文學從來是存在於生活，決定於生活，發展於生活之中。文學是生活的一面，生活的內容，生活的藝術的表現。

各時代的國民生活每每反映於文學，故文學富有歷史的永久價值和社會學的意義。我們要考查歷史的變遷和時代的進程——即人類生活所行經的路線，我們可跟蹤各個時期文學作品而探究其楷模與具象。荷馬(Homer)的敘事詩伊里亞特(Iliad)和奧狄賽(Odyssesy)，留傳於書冊上的世界的最古文學，是立腳於希臘民族社會的廢基上，並藉戰爭掠奪而維持的封建貴族制度底軍事，政治，風俗，習慣，生活全貌的豐富的反映。中世紀的宮廷文學和騎士文學，那是絕對的封建文學，隱藏在幕後的便是民衆生活的黑暗。——西萬提斯(Cervantes)的名著唐·吉訶德(Don. Quixote)，給了騎士社會最大的諷刺。但丁(Dante)的神曲(Divine Comedy)宣示了封建的教會文化的黑暗與罪惡和新的資產階層文化的生長的理想以及這二者之間的動搖與鬥爭。由於商業資本主義的勃興，產生了文藝復興時代，沙士比亞(Shakespeare)便是養育於「人性」昂揚的這位時代母親的懷裏而生長出來的巨大人，「如像但丁在他的詩中極深刻與多方面地來表現那在中世紀時統治着的觀念與情感一樣，沙士比亞亦在他的劇本中，接觸到那些產自那與封建貴族關係之開始消滅和資產階層的資本主義文化之出現與增長連結着的文藝復興時代之諸根本問題，那些在以後諸世紀中歐洲社會應當解決的問題。」(柯根)十八世紀的浪漫主義的「狂飄突進運動」，由哥德(Goethe)與席勒(Schiller)所代表了的，是新興資產階層對於個性解放情感自由的要求的最高表現，帶有個人主義的革命反抗性質的，十